

# 语言系统观与综合式互动词汇习得系统的构建\*

孔燕平<sup>1</sup>, 何昌邑<sup>2</sup>

(1. 上海对外贸易学院 外语学院, 上海 201620; 2. 云南师范大学 外语学院, 云南 昆明 650092)

[摘要] 系统是一个相对稳定但动态发展的整体。语言作为一门科学, 是一完整的系统; 作为语言的构建分支, 词汇也是一个系统。通过探析语言及其词汇的系统观, “综合式互动词汇习得系统”得以构建, 其中涵盖了影响词汇习得能力发展的重要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 即学习者内部个人因素、学习者外部环境因素、词汇能力变量和策略能力变量。这一系统对我国英语词汇教学具有重要启迪意义: 必须着重培养和提高学生的“系统学习”能力。

[关键词] 语言系统; 英语词汇系统观; 综合式互动词汇习得系统; 系统学习

中图分类号: H31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1306(2010)03-0018-05

## 一、前言

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将语言定义为: “一个整体, 一个分类原则”,<sup>[1][p.30]</sup> “一种社会制度, 但有其特殊性质, 是一种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 它是信号系统中最重要系统。”<sup>[1][p.37]</sup> 因此, 语言的本质就蕴涵着系统论思想, 也映射着现代科学精神。不论是分析主义, 还是功能主义, 科学的语言研究皆以系统思想为指导。国内诸多学者已经对语言系统具有的“四性”进行了剖析(刘明阁;<sup>[2]</sup> 倪巍、陈亮;<sup>[3]</sup> 周静芳<sup>[4]</sup>), 他们指出: 把握和了解语言的系统观有助于建立更科学的教育理念, 有利于语言教学和研究。作为语言系统不可分割的词汇子系统, 也必然具有系统的“四性”: 整体性、层次性、关联性和统一性, 但国内还缺失深入地分析词汇系统的四性及其对英语词汇教学的影响方面的研究。本文通过分析系统思想在语言观中的体现和英语词汇的系统观, 试图建立一个有效的“综合式互动词汇习得系统”, 期待这将对我国英语词汇教学改革带来重要启迪。

## 二、语言的系统观

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对语言进行了科学的定义, 其中包含了系统思想。他在区分语言和言语、共时和历时、能指和所指等一系列二元对立的概念基础上, 指出语言系统和其它系统一样也有“四性”, 即一种深层的、潜在的、明确的统一性, 这“四性”能使系统最优化。语言是一种符号系统, 其根本特点是意义与声音的结合。因此, 对语言以及语言学习的研究涉及语音和意义两个子系统的研究。其中, 语言的规约性和社会性也体现了其系统性, 即排除了外在的影响因素的相对恒定的语言规范。语言系统内部的各组成要素存在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关系, 共同构成其形式系统和意义系统, 因此, 研究语言学习应该特别注意语言的系统性, 强调学习者能力系统的整体性。

在索绪尔看来, 语言结构(即系统)是指水平的组合关系和垂直的聚合关系之间的互动。他认为“语言既是一个系统, 它的各项要素都有连带关系, 而且其中每项要素的价值都只是因为有其他

\* 收稿日期: 2010-01-06

基金项目: 上海市教委第五期重点学科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项目“网络环境下商务英语学习者的词汇习得能力发展”(A-3102-06-000)。

作者简介: 孔燕平(1976-), 女, 山西太原人, 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副教授, 博士, 研究方向为二语习得。

各项要素同时存在的结果。”<sup>[1][p.160]</sup>“我们必须从有连带关系的整体出发,把它加以分析,得出它所包含的要素。”<sup>[1][p.159]</sup>这种整体论语言观决定着语言的学习也应该是一个系统的学习:分解为各个要素和技能的系统学习,其要素产生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

索氏对于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的定义和区分对词汇习得的研究影响很大。尤其是当今人们越来越关注词汇深度加工能力,即不仅要知道词义,还要明晓其句法特点;同时要加强联想,词汇的联想和关系的联想。他认为,联想关系就是在话语之外各个有共同点的词在人们的记忆里通过联想所构成的具有各种关系的集合。构成联想的共同点可以是语法上的,也可以是语音上的或语义上的。联想关系把不在场的要素联合成潜在的记忆系列。索氏区分了四种联想关系:(1)根据词根;(2)根据意义;(3)根据后缀;(4)根据发音。他指出,在语言中,能指本身和所指本身都没有能够决定它们价值的自然基础,所以不能从正面证明或者规定它们是什么,只能从负面规定它们不是什么。要确定能指和所指的价值,就只能从差别入手。索氏的语言符号价值观体现了符号的系统观,即价值受系统的制约,系统从价值中得到概括。形式和价值一样,也是以关系和差别为基础的。

### 三、系统观在英语词汇中的体现

#### (一)英语词汇的系统观

词汇看似庞杂,但其有规律并且自成体系。作为语言系统的一个重要子系统,英语词汇也有“四性”。lexicon一词就表明了词汇是一个整体,一个系统,人们可以用“语义场”(semantic field)来认知词汇系统中的各个类别。语义场之间存在联系(如flower和rose, carnation, chrysanthemum之间是上下义关系,而flower又是living things的下义词,从中可以看出词汇系统的层次性),而语义场内部的词汇也互有联系(如rose, carnation和chrysanthemum之间是纵聚合关系或替代关系)。此外,构词系统还有内关联,如合成词用两个自由词素构成新的意义;而语法范畴

相同的成分构成的词与原词的语法范畴也一样,如classroom, bittersweet, without等。这些语法范畴的一致和变化叫做“外关联”。语义关系(sense relations)中的上下义关系就是一种层次性,而词汇的人际意义、概念意义和语篇意义分别由词汇语法层的语气系统、及物系统和主位系统来体现。词汇系统有固定表达层面、短语层面、字词层面和词素层面,这些都是词汇作为一个系统的“层次性”的构造。词汇系统的统一性体现在音位构块统一了音素,如/e/和/i/构成/ei/, /m/, /ei/和/k/构成/meik/;个体词或词组是句子的构块,根据横组合(句法搭配关系)与纵聚合(意义选择关系)统一构成有意义的句子。系统思想对外语教学的影响体现在“联通主义”上。联通主义认为词汇信息分布在节点织成的网络。语言输入的增加,网络的连接力度也相应加强,语言形式和意义的关系便建立起来,这不仅可以很好地解释词汇知识是如何得以构建和习得的,而且对外语词汇教学也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一种语言反映出一个民族对世界的认知,也积淀着该民族独特的文化底蕴。<sup>[9]</sup>英语词汇系统,作为英语文化和社会的产物,也映射出西方人的系统观,即个人是社会的细胞。西方人偏重于分析和独立地观察问题;而作为异于西方的东方系统观也体现在我们的方块字中,影响着我们对英语词汇系统的习得。东方人较擅长于“系统”地处理问题,如在秦汉时期中国就发展起了系统思想,“五行”和“八卦”作为中国本土的系统观,充分反映了相辅相成、互为补充、此消彼长,乃至生生不息的系统性;这有利于我们学习和掌握“英语词汇”这一系统;但英语词汇的语义系统必然反映着西方人独特的视角,肯定表征了异于中国人的世界观,这有时会导致我们英语词汇学习的困惑。因此,我们需要借鉴西方的系统观以及反映西方社会的独特语用哲学来进行对比和学习。

上述的系统观分析给英语词汇习得带来启示:词汇学习也应该遵循系统论的方法。

#### (二)英语词汇习得的系统观

词汇概念说以及“语义三角”说明词汇符号与意义之间通过概念连接产生联系,<sup>[6][p.69]</sup>词汇习得自然首先是概念系统的建立;二语习得则涉及

两种文化的“心理词汇”系统的构建;此后,母语和第二语言“心理词汇”两个系统的交叠与整合是一个同化与顺应的过程。最终,双语者的心理词汇作为一个系统完成其构建,因此具有整体性;联结母语和二语的概念能力(common underlying proficiency)起到语言迁移的桥梁作用(linguistic interdependence & transfer),体现了关联性;母语概念词汇系统是二语学习者的基础,二语的学习是基于对母语系统的调整以及和二语系统的逐渐重合完成的,因此具有层次性和统一性。

现代的语言教学和学习理论就是建立在系统思想基础上的,如“意义驱动理念”、“模块理念”、“自上而下理念”、“综合与分析理念”等。因为词汇是意义单位而词素是最小的意义单位,所以首先要遵循“意义驱动理念”和“模块理念”,先从整体到部分,再从部分到整体,学习者运用综合和分析方法,使英语词汇学习和教学的过程更加系统优化,以获得最佳效果。

在外语词汇教学中,模块系统的运作应得到两个理念的支持,一是“先自上而下,后自下而上”,即先宏观后微观、再宏观循环往复的一个系统周期;另一个是“意义驱动”,即意义激活并构建逐步完善的心理词汇。这也符合“建构主义学习论”中的系统论,即影响到学习者学习效果的4个因素:学习者主体、教师、任务和环境,这构成了一个学习系统。其实,学习系统是由多个子系统组成的,每个子系统分管构成学习者能力的组成因子,每个子系统又包含几个次子系统。如,英语习得系统按照语言组成要素分,包括语音习得系统、词汇习得系统、语法习得系统和语用习得系统;按照语言技能可分为听、说、读、写、译5个子系统。其中词汇习得又含有语音、词素、构词、语义、语用子系统,接受性词汇和产出性词汇子系统以及文化含义子系统;此外还涉及注意力、学习者因素以及学习环境等子系统。同时,在以任务为中心的词汇教学模式中,要注意学习者心理因素和社会文化层面的相关点,这也体现在词汇系统的系统性上,同时体现了现代外语教育理论与社会体系的接轨。因此,从外部关系上看,词汇习得系统包含了与社会、文化等系统的交互作用,因而呈现出系统性。

#### 四、综合式互动词汇习得系统(I&I VAS)和英语词汇教学

词汇以及词汇习得研究历来是语言研究的热点,而且研究的重心越来越转向学习者能力的提高和策略的运用方面。莎贝尔在她的“词汇能力结构”中强调了语境和策略在词汇使用中的重要性。<sup>[7]</sup>受二语习得研究中“学习者为中心”理念的影响,汉里克森提出了词汇能力的三个维度:词汇知识的广度和深度,部分掌握的知识和精确习得的知识,接受性知识和产出性知识。<sup>[8]</sup>随着“学习者语言”在语言习得研究中的中心地位的确立并受“误差分析”的影响,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对大量的学习者真实语料进行失误分析,并试图探索学习者的学习特征以及影响其学习效果的内外因素,以便于改进词汇的教与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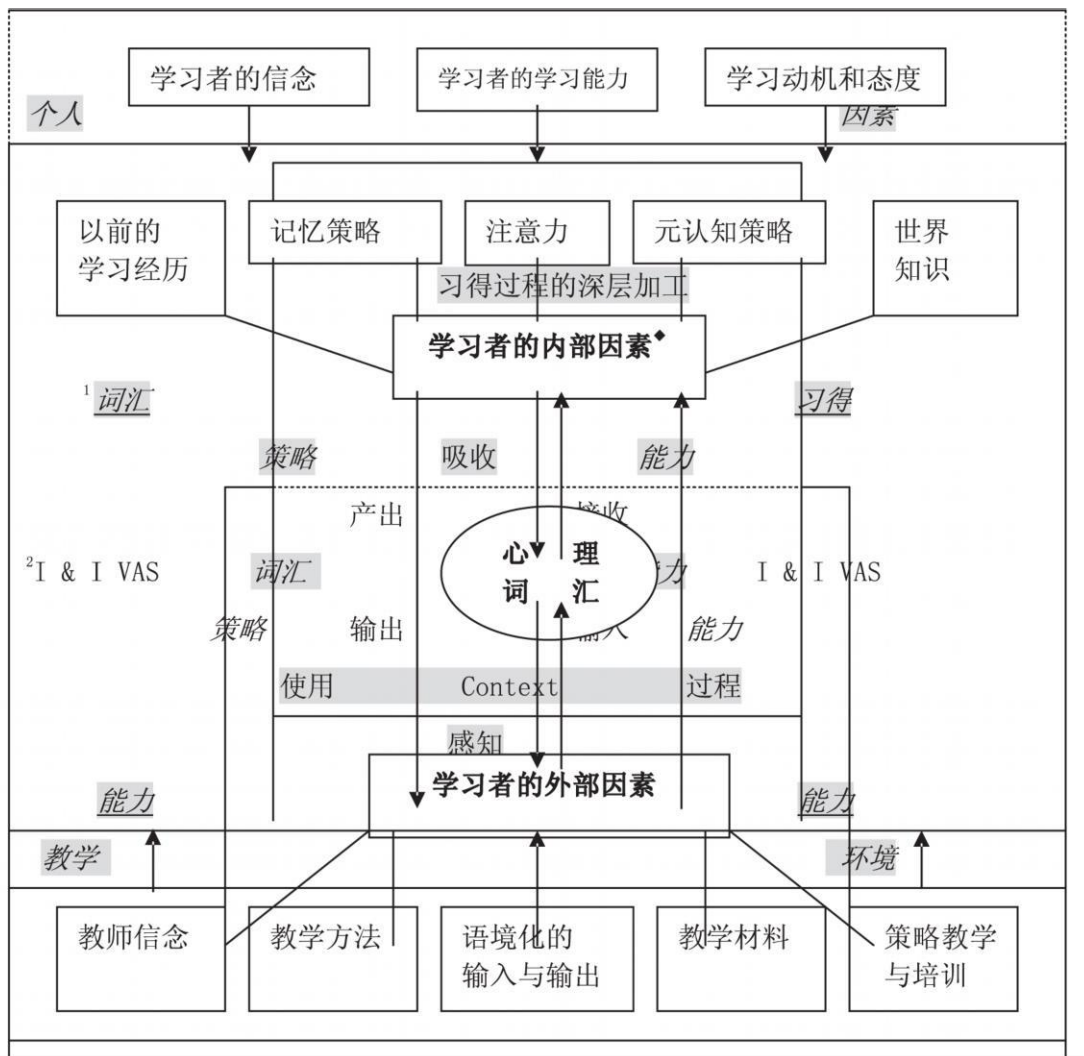
因此,笔者通过研究并且结合语言系统观提出“综合式互动词汇习得系统”(I&I VAS, Integrative and Interactive Vocabulary Acquisition System)。该系统涵盖了影响词汇习得能力发展的重要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主要涉及两大因素和两大变量。两大因素是:学习者内部个人因素和学习者外部环境因素;两大变量是:词汇能力变量和策略能力变量。我们对各因素和变量之间的影响关系都形象地通过图示予以详尽的说明(见图1)。

“综合式互动词汇习得系统”是语言系统观在学习过程中的集中体现,词汇习得能力(VAC)是其核心成分,由词汇能力(VA)和词汇策略能力(VSC)两大因素构成。作为词汇习得能力模式的核心,学习者的词汇能力包括“心理词汇”(ML)以及词汇使用的语境和策略。其中词汇知识是“心理词汇”的存在实体,知识的加工是“心理词汇”的动态过程,两者都离不开具体的使用语境和使用策略,并且受到学习者内部个体因素(包括学习信念、学习能力、动机和态度、注意力、以前学习经历、记忆策略、元认知策略和世界知识)和外部学习环境(包括教师信念、教学方法、语境化的输入与输出、教学材料和策略教学与培训)的影响。词汇策略能力(VSC)是指词汇使用策略和习得策

略的结合体。这一系统充分体现了“词汇习得”的动态特征。其中涉及各因素及其关系有利于我们描述学习者的真实的动态的词汇习得过程,并探索该过程背后的原因。“学习者语言”被认为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连续体,而词汇能力既是学习者语言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个动态习得的过程。这里提出的“词汇习得能力”是一种更高级的能力结构,以动态发展为重要特征。学习者需要具有敏锐的词汇意识,随时随地运用策略学习和使用词汇,从而使自己的“心理词汇”得到不断的加工、更新、整合、优化和提高,以便于进一步的词汇习得。这一“循环效应(Cyclical Effect)”

正是动态词汇习得能力系统的重要特征。只要遵循并利用这一效应,使其不断发挥作用,一定能获得“自主学习词汇”的能力和自主习得语言的才能,最终成为一名成功的语言学习者。

图 1 显示,词汇习得本身就是一个包含诸多相关因素的庞杂系统,这也决定了词汇学习的复杂性和层次性,再加上我国的外语学习缺乏目的语环境,这容易导致学生的视野狭隘,尤其是学生欠缺对词汇的文化含义的理解以及缺失语用能力。因此,正如罗德·埃利斯所指出,外语教学更应该强调培养学生的“系统学习”(system learning)能力和策略能力。<sup>[9]</sup>



注: 1. 词汇习得能力: 词汇能力+ 策略能力; 2. I&IVAS: 词汇习得能力+ 学习者个人因素+ 教学环境。

图 1 综合式互动词汇习得系统 (I&IVAS)

## 五、结 语

语言学是一综合系统,由其分支体系构建成一门现代科学,蕴涵非常有条理的知识框架;作为语言的构建分支,词汇也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因而,词汇教学应遵循系统论原则。剖析英语词汇的系统观及其“四性”,我们更深刻地掌握了英语词汇的系统观并创建了“综合式互动词汇习得系统”,这有益于培养我国教师和学生的“整体英语词汇学习观”和为词汇教学和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在撰写此文过程中,得到我的博士生导师戴炜栋教授的悉心指导和帮助。在此深表谢意!

### 【参 考 文 献】

[1] (瑞士)索绪尔. 普通语言学教程[M]. 高名凯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0.

- [2] 刘明阁. 从系统思想看语言系统的四性[J]. 西安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4, (1).
- [3] 倪巍, 陈亮. 二元对立与系统价值——对索绪尔语言哲学的诠释与思考[J]. 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 (2).
- [4] 周静芳. 论索绪尔语言理论中的系统思想方法[J]. 南京晓庄学院学报, 2004, (1).
- [5] 崔梅. 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传媒与母语安全[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 (4).
- [6] 戴炜栋, 何兆熊. 简明英语语言学教程[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2.
- [7] (美国)Chapelle, C. A. Are C- tests valid measures for L2 vocabulary research[J]. Second Language Research, 1994, (2).
- [8] (丹麦)Henriksen, B. Three dimensions of vocabulary development [J]. 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1999, (21).
- [9] (美国)Ellis, R. Item versus System Learning: Explaining Free Variation [J]. Applied Linguistics 1999, (4).

## Construction of Integrative and Interactive Vocabulary Acquisition System on the Basis of the Language System

KONG Yan-ping<sup>1</sup>, HE Chang-yi<sup>2</sup>

(1. Foreign Languages School, Shanghai Institute of Foreign Trade, Shanghai 201620;

2. Foreign Languages School,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Kunming 650092, China)

**Abstract:** System is a relatively stable but dynamic entity. Language as a science is a comprehensive system. As one branch of language, lexicon is also such a system. Based on the discussion of the language system and lexicon system, this paper brings up "Integrative and Interactive Vocabulary Acquisition System (I & I VAS)", in which learner's internal individual factors, external environmental factors, vocabulary competence and strategic competence are the four important influential elements.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suggested model for our English vocabulary teaching is that system learning ability should be trained and improved.

**Key Words:** language system; English lexicon system; I & I VAS; system learning

[责任编辑:张黎玲]